

生物的学名

□达少华

芬芳一叶

近年来写了一点生物方面的科普短文,其中经常提到“学名”一词,这个词既是民间的常用词汇也是一个专业名词。

世界上所有的东西,包括生物,都有名称。人类也是如此,南通电视台的大明星二侯、三侯是尽人皆知的,这是他们按照南通人的习俗在电视台取的小名,人们习惯了,都晓得,也很亲切。而他们的大名,也就是学名,却是很多人,包括我在内都不一定说得出来的。但是,《二侯说菜》《三侯说字》,还有之前的《总而言之》等节目却是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。

南通的习俗,小孩出生时有个简单的名字,大侯二侯三侯的顺着叫,也有叫作阿猫阿狗的,比如王大狗、李二狗,就是小名。到上学了,要取个名字,那就是学名,南通人习惯称为大名。有的人家,小孩出生时大名小名一齐取好,大名其实就是学名,是上学时使用的,当然平时也有好多人家使用学名。也有人家把小名当大名用的,小名叫惯了,到了上学报名的时候就用小名当大名了。

世界上的生物,包括动物、植物,还有微生物,种类繁多、数不胜数,它们之中的每一种也都应该有一个相对应的名称,否则怎么区分呢?而且必须是世界通用的,才便于学术交流。1758年,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(林耐)创立了一套生物命名法则,称为二名(双名)命名法,后被世界各国科学家认可,也就是现在广泛使用的自然生物系统命名法的前身。

按照生物系统命名的双名法则,每种生物的名称,也就是学名,全世界只能有一个。必须用它们的属名加种名的拉丁文即双名来表示。而在每一个国家,又有一个用该国文字表示的名称。例如中国,每一种生物都有一个汉字名称,这就是中文学名。每一种生物只有一个中文学名。这个问题看起来很专业,其实不难理解。新编《南通市志·生物资源》中记载了780种南通的野生动植物,每一个物种先写中文学名,接着括注俗名,再写拉丁文学名的属名和种名。这样记载外国专家一看就懂,便于国际交流,这也是市志编纂设计时与国际接轨的出发点。

中文学名是对应拉丁文学名的中文名称,例如麻雀,大家都认识的,它隶属雀形目文鸟科麻雀属。麻雀的种类有树麻雀、山麻雀和家麻雀等,它们的拉丁文学名是不一样的,这样就可以区分了。这样的例子很多,例如天鹅有大天鹅、小天鹅和黑天鹅等;白鹭有大白鹭、中白鹭和小白鹭等;斑鸠有山斑鸠、火斑鸠和珠颈斑鸠等;鹤类有丹顶鹤、白鹤、黑颈鹤等;它们的中文学名不一样,拉丁文学名也是不一样的。但俗名可以相同,如大天鹅、小天鹅都可称为白天鹅;大白鹭、中白鹭、小白鹭都可以称为白鹭;山斑鸠、火斑鸠和珠颈斑鸠都可以称为斑鸠(俗称河鸽子);大杜鹃、中杜鹃和小杜鹃都可以称为布谷鸟。

同一种动植物的中文学名在不同的地区应该是一样的,但可以有不同的俗名,也叫作俗称。中文学名也像拉丁文学名一样只有一个。

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,人们也会碰到学名和俗名的使用问题。例如我们常见的美味的河虾,它的中文学名却是“日本沼虾”,河虾只是中国的俗名。当年我的方志同事对此很不理解,我向同事们做了解释,这是学名的命名规则所决定的,是世界通用的。但是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可以不使用中文学名,而是使用中文俗名河虾。

学名的使用,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偏差。例如现在常见的“螺蛳虾儿”,其中文学名是罗氏沼虾,民间交易的过程中把音念走了,变成了“螺丝虾儿”。再如“基围虾”,这个名称很奇怪了,它既不是中文学名也不是俗名,而是近海养殖的一类好几种虾儿的总称,像这样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不少的。



昙花 王尚

亲爱的薄荷

□安然

同事Y君那天听到同学生大病的消息,受了刺激,见人便发出灵魂拷问:“你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,活着不就是为了吃饭睡觉。”

听他在问对面办公桌的美女薄荷时,我立即竖耳倾听,因为薄荷是个幸福感很高的人。她并没有回答Y君人生有何意义,而是认真地说:“吃饭睡觉也很有意思的啊。”嗨,这答案简直太薄荷了!她是一名吃货,口头禅是:“真是太好吃了!”别人给她一包烤馍片,她说真是太好吃了,给她一粒普通巧克力,真是太好吃了……没见过她的人,以为这么爱吃准吃成了大胖子。但是老天特别眷顾她,怎么吃都不胖。一桌人吃饭,就数她胃口好,吃起来不须皱眉,却愣是没见她体重过百,年逾不惑,依旧轻盈。

当今社会生活水准之高,外表上看是中年少女不稀奇,但薄荷可是外在与内在的高度统一。她追星,还是流量。说实话,我与薄荷算是同时代人,却像隔了好几代,迄今为止,我对她追的两名艺人长成什么模样都不甚清楚。薄荷却追得很走心,乐此不疲地买他们的代言产品。

桃源

□墨牛

一天,忽晴忽雨,夏天就是这样,像骤浓骤淡的悲喜交替。

那只叫“五月”的猫咪,陪伴了我二十天。它的活泼、好动,也许并不适合我和高兴,但是它在我生命中出现过了,也就再也抹不去。

它叫“五月”,在我出生的五月,在那样一个有爱的日子来到我身边。那天,我几乎抱着它一整天,趴在我膝头、睡在我怀里,甚至在我做饭的时候,它也像只鹰隼一样蹲在我肩头。

五月和高兴几乎没有和谐的时候。“草色日向好,桃源人去稀”,我原本以为,我可以给它们一个桃源,可它们天天打架。想想也是,陶渊明也没说过,桃源里的人就不打架呀。他们杀鸡、喝酒,喝多了,打架也难免的。

桃源里的人不知魏晋,可是五月和高兴明

追星之余,薄荷最热爱阅读,年底时总结一年读过的书单长到令我自愧弗如。她说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迟子建,外国的是加西亚·马尔克斯。阅读使人宁静,所以,她内心充盈、淡定自如。

除了追星与阅读,薄荷还酷爱自制美食。本来,薄荷婚后一直去隔壁小区的公婆家蹭吃喝,家里不开伙。她通常一脸满足地说:“我公公做菜简直是太好吃了。”自打前年起,公婆只周末两天喊他们去吃,因为觉得做饭吃力了。薄荷很赞同,她说这几年,公婆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老去。我曾以为这对从未下过厨的薄荷来说,是人生的一次重大挑战。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下厨房?算了吧,估计也就三天新鲜劲,过后靠外卖、半成品勉强支撑吧,这下也要遭受生活的毒打了。

不料,两年过去,她渐渐地成长为胸有上百道菜谱的大厨样子,一日三餐安排得井井有条。下载各种做菜APP,天天玩新花样,把厨房当成她的菜品试验基地,还说自己每天做的三菜一汤经常光盘,娃天天夸好吃。她越做越

明就是楚河与汉界啊,它们中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
高兴病了,它以为要失去我给予它的宠爱了,失去了我,它像失去了整个世界。我在医院陪了它一天一夜。

一整夜,诊室里,就我和高兴,医生隔两小时从值班室里出来,给它打一针。天花板上一盏日光灯,白惨惨,映照得在氧舱里的高兴更加可怜无助。凌晨的时候,诊室外的麻雀轰鸣,我感觉街边的一棵棵树都在摇撼,像是起了大风。

上午,我给朋友发信息,告诉他高兴的状况,十分抱歉地让他趁我和高兴还没有回家的時候,把五月还带回去……

如今,高兴又重新回归了原来的大部分生活状态,很放松地倚着门框,很放松地横躺在我

带劲,还时不时地把公婆接过来吃。薄荷妈曾想送她一款机器人炒菜机,省时省力,她拒绝了,她觉得机器人做的菜不好吃、没锅气。我简直刮目相看她了,因为,日复一日地买菜做饭这个工程可不简单,而她却把它当成好玩有趣的事轻松搞定,于我这种常年囿于厨房、黔驴技穷的资深主妇来说真是打脸。现在我常问她今天吃什么来寻找做菜灵感。

对一直被生活温柔以待、顺风顺水的中年少女薄荷来说,吃饭睡觉当然是很有意思的事。都说苦难是人生宝贵的财富,可这样的财富谁又真心想要呢,不过是躲不掉、挺过去后的一种自我安慰罢了。所以,有人活成了一条河流,深不可测;薄荷则活成一条小溪,活泼清澈,鱼虾历历可见。

林语堂曾说:“一个心地干净、思路清晰、没有多余情绪和妄念的人,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。因为他不伤人,也不自伤。不制造麻烦,也不麻烦别人。某种程度上来说,这是一种持戒。”我立即想起了亲爱的薄荷。

心窗片羽

脚边,很放松地在任何地方袒胸露腹。

但是,一场病也改变了它的一些生活习惯。原先,它每天一大早,只惦记着往露台上奔。现在呢,一大早只惦记着吃,变成了一只名副其实的馋猫。

每天早上,它赶在我前面“咚咚咚咚”像只球一样,从楼梯上弹下楼,然后,引领我去厨房门口,仰起头娇嗔地叫两声,让我打开厨房门,随即从我还未全部打开的门缝里瞬间钻进去,在冰箱门口打转转,它知道,冰箱里有它爱吃的对虾、有它爱吃的鸡胸肉,有它爱吃的咖喱肉冻……

看似一切都正常回归了,但是我知道,因为五月的到来和离去,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即使是夏日的雨水,在墙上也会留下冲刷和浸润的痕迹。

万家灯火

簸箕托举的幸福图景

□明前茶

徒步的城里人气喘吁吁登上高处的山寨,可以看到每栋石头房屋前,晾着十几个一字口的簸箕,簸箕中依次装有大叶黑茶、干菜、薯块、红椒、风干荸荠,还有红亮诱人的腊肠,衬得静谧的乡村如此富足又多彩。

簸箕是匠人蹲在窄逼阴湿的地窖里编织的,编织簸箕的芦苇秆要始终保持湿润,编起来才能柔韧好使。编织簸箕还得选晴日,因为一旦簸箕编好定型,需要马上晒干,否则芦苇秆之间容易生出霉点。蹲在地窖里干活的编织匠人,仿佛躲在深井里,而阳光投射进地窖,也只剩下比手帕大不了多少的光斑。这样的地窖是为了囤积冬天的白菜土豆和山药开挖的,现在,它成了一个神奇地堡——每过几十分钟,就有一个柔软的簸箕从地窖里掷出来,就像魔术师旋转飞出的转帕,也像大地深处盘旋而出的巨型碟子。女人们拾了它们去晾晒,等簸箕吹干了,就可以晾晒五颜六色的农产品了。

簸箕的编结并不复杂,以细麻绳为结点,以去了皮的芦苇秆穿梭编织,最后以竹篾收边即可。不过,这样编成的簸箕还硬撅撅的、不够趁手,因此,编织匠人需要站在簸箕上,像玩跷跷板一样来回蹲踞,压出簸箕尾端妖娆妩媚的曲线来。那是手持簸箕的女人,摇动晾晒的一切物事的旋转核心。女人们颤动簸箕的姿态十分好看,她们以自己的后腰托抵它,以胯骨推送它,伸展着手臂轮转它,于是,轻盈的骨碌到四周,湿重的翻转到核心。这成就了乡村秋冬晾晒的盛大场面,农民不会因丰收发愁了,不仅多收了三五斗不打紧,多收了三五担晒干后也可奉赠亲友,也可直接出售,不会有丝毫浪费。

屋脊上、晒场上、山坡上,阳光投射下无数的金线,火红的辣椒、褐色的干菜与核桃、乌绿的熏青豆,粉白的淮山与茯苓,甚至,灿黄流蜜的山芋还招来了小蜜蜂……各种干货静静地晒

着日光浴。这些米白色的簸箕被阳光轻轻烘焙成米黄色,被岁月的手温暖上褐色包浆,就算簸箕用坏了,送进大柴灶烧成草木灰,还可以用来改良酸性土壤。

当然,等编织簸箕的男人爬出地窖,等着吃农家饭的城里人会发现他的腿变成了O型,手指关节也已膨大变形。为了驱散湿气,他们的女人会默默递上炭火笼子。在冬天,编簸箕的男人除了地窖,腿永远是靠在烤火笼子上的,连裤管都被烘得焦脆,连小孩子都知道那是爸爸的宝座。爸爸从地窖里爬上来,烤火笼子就得归他。孩子也不嫉妒,相反,山里娃走十里八里上学,路上坐在山梁上歇息,嚼着野枸杞,会跟小伙伴们指点江山:山梁这头的村寨,还有那头的村寨,所有的簸箕都是我爸编的。那份自豪,与城里孩子说:“这部电影的特效是我爸做的。”“看那辆红色跑车的门会像蝙蝠侠一样张开,那是我爸设计的。”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。